

我很喜欢看漂亮的字,更佩服能写漂亮字的人。我父母亲的字都写得极好,但自己从未想学。因知晓书法太深奥,这不只是简单的学写字,而相应标配的历史文化与古诗词知识,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是断然进不了这大门的。

一日,与老同事翁兆蓉老师微信聊起她的父亲。翁老师的令尊大人正是闻名国内外的大书法家——翁闾运先生。当年,我常去翁老师吴淞路的寓所玩。在她家,不仅听翁老先生讲书法,更多的是听他说历史。翁老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通晓熟识中国历史。我对历史开始有兴趣,就是当年受翁老的影响。那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翁老个性耿直率真,面对历代史实有真知灼见,敢于直言,坐在一旁的花儿笑着有麻烦不让他多说,怕着摇头摆手也没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事实证实了翁老的论点是正确的。啊,这绝非只用“钦佩”两个字能表达得了的!

翁老看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就送了我一幅。那是盛唐诗人王昌龄的《出塞》,对我来说那真是如获至宝!后来,我转赠了弟弟星光,他在安徽插队,这幅名作可让其枯燥艰难的生活添些生气与活力。这几天,弟弟得知我在写翁



黄梅一过,我家露台的“莲缸”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原本平静的莲池,莲叶下孕育着的三并蒂竟然悄悄地冒出水面,继而在早晨8点多的光景次第绽放,喜得我举起相机对着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奇花“三姐妹”连连拍摄各个不同角度的照片。

其实,一直到初夏,本该早已开花的莲缸里却一直静悄悄地毫无声息。我对着只有叶子没有花的莲池无奈地叹:今年要无缘与莲花相见了!不过,“花讯”虽迟迟未至,我却依旧定时换水、施基础肥,还放进十几尾小鱼一来清除除氧气的青苔,滤去水中的杂质,并买来过滤棉24小时不停地清洁水源。功夫不负有心人,7月2日清

摄影

老的文章,告诉了我这幅赠品后续的故事:

“1976年,我师范毕业被分到杨中学。老哥送我翁老的一幅字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非常喜欢,可惜不知如何装裱,乡下也没有这种条件,所以只是简单地贴在寝室的墙上。每天总有老师到我房内小坐闲聊,别看农村老师见识不多,但‘文革’前师范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肚里还是有墨水的,每每见到都举目欣赏一番。此时,我会骄傲地介绍说,此字乃是翁大师赠与我哥的,众人恍然大悟赞叹不绝……”

“三年后妻子调来我学校,领导分我小楼两居室。搬家时,我正小心翼翼地揭墙上这字幅,一旁帮忙的雷老师笑着开口道:‘董老师,你知道我一向喜欢翁老的字,能不能送给我?不好意思啊!’我看他张口求字,反倒成了我不好意思了。因为难以驳人家面子,也只能忍痛割爱了。但这名贵的书法诗句,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所以永远记在心底里,永远,永远。”

由此,又想起一个故事。高中同学魏建国酷爱书法(记得当年他习惯边走边划空书,手指飞快地虚划字形,这印象就在眼前)。大约80年代初,我曾约他一起去过翁老家。和建国微信聊起这事,没想到过去了四十年,这老兄居然还记得一清二楚!他说:“谒见书坛大擎翁大师怎么会忘记!他家离你

们学校不远,二楼朝南窗前桌上摆着宣纸墨砚。他受女儿之请,为学校写了几百张裁成红红绿绿小条幅的卫生宣传标语,写得吃力煞了——呵呵,杀鸡用了牛刀,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啦。”哈哈,是啊,现在想起就感觉好笑,试想一下,几百个学生到四川北路街头宣传卫生,一个个手举大师墨宝的标语旗,要是有懂行的路人走过,抑或诸如建国兄这样的“识货朋友”,岂不会好奇伫立,面对满目的闾运先生作品:此处莫非是大师书法巡展?

我激动地将这一回忆转发给了翁教导。她感慨地说:“我不记得了,父亲做了很多不起眼的事,这是他的乐趣。”她又说:“往事已矣不去想它,遗憾的是父亲写的四尺整张大字和请唐云画的四尺整张国画挂在工会休息室,拆学校时不知去向。国宝级的作品何其珍贵啊!这么大的字画我都没有拥有……”我建议翁教导有空可以写点东西纪念父亲。她回复说:“谢谢你的提议,眼睛不行。艺术家的往事都经历了坎坷,父亲的学问涉及金石、考古鉴别、碑帖等等,太深奥了。很惭愧我不懂,做不了。不少记者都采访过父亲。有的就坦率说,翁老所讲的学问听不懂,涉及知识面广,且道理深邃,需要去悟的,就此难而退了。”

七夕会

也说“孟母三迁”

李北兰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成语故事“孟母三迁”,选择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今天的环境下,也许有人会

说:“移居他乡,有一套房子暂且栖身就已经很不错了,哪有可能像孟母那样‘择邻而居’?”是啊,你没有条件迁东、迁西,但家庭的小环境、小氛围,你注意了没有?笔者曾居的里弄街巷,常见有的家庭三天一大闹,两天一小闹,孩子躲都躲不赢,哪还有什么心思念书?有些家庭不闹架,但却比“闹架”更凶:一张麻将桌终日围着大呼小叫的麻将……耳濡目染,不过数日,孩子哪还顾得看书学习?有的家庭虽然不闹,但却显然缺乏学习的氛围,家中舍得买高档家电,但却舍不得买书报及文化资料,孩子在一个无“字”的环境里长大。还有些家庭父母太“忙”,忙于找钱、忙于派对、忙于玩手机,对孩子的交“朋”结“友”不闻不问……

曾听得一位已做母亲、有个9岁小男孩的朋友诉苦:“孩子不爱读书,成绩太差,怎么办?”我说:“你家的‘闹麻麻’氛围就不是个读书的地方!”她说:“怎么办?”“先收起你的麻将桌子再说!”她舍不得“金盆洗手、洗脚上岸”,于是我便笑着怂道:“看你要孩子,还是要麻将?”她闻言沉思不语。

这位母亲最后作何选择,我不得而知,但我的话却并非开玩笑——孟母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知道三迁,也许这就是她成为“孟母”——孟子的母亲的原因吧!我们这些异地或非异地讨生活但并非不懂“教育改变命运”道理的父母,未必还舍不得一张一推就“倒”的麻将桌子?!

我激动地将这一回忆转发给了翁教导。她感慨地说:“我不记得了,父亲

做了很多不起眼的事,这是他的乐趣。”她又说:“往事已矣不去想它,遗憾的是父亲写的四尺整张大字和请唐云画的四尺整张国画挂在工会休息室,拆学校时不知去向。国宝级的作品何其珍贵啊!这么大的字画我都没有拥有……”我建议翁教导有空可以写点东西纪念父亲。她回复说:“谢谢你的提议,眼睛不行。艺术家的往事都经历了坎坷,父亲的学问涉及金石、考古鉴别、碑帖等等,太深奥了。很惭愧我不懂,做不了。不少记者都采访过父亲。有的就坦率说,翁老所讲的学问听不懂,涉及知识面广,且道理深邃,需要去悟的,就此难而退了。”

说起翁老的个性为人,翁老师讲了一件事:“80年代初,我家还只是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

文章共两篇,前后在报间刊发三次,总的字数近两千字。先是1957年7月5日、6日香港《大公报》刊登《谈〈春申旧闻〉》上、下篇,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谈及撰文缘起:“友人从春申来信,托买陈小蝶所作之《春申旧闻》。……余为某君访此书于书坊,不可得,闻曹聚仁先生言,系台湾出版,故港中无售。昨日有友人

《春申旧闻》指瑕

祝淳翔

父亲有一位日本女留学生,暑假要回国探亲。临行前问我父亲要捎带些什么回来?我们都渴望有个大彩电,自己出钱购买,可父亲断然拒绝。他严肃地说,父亲要有国格。他对女学生说,只要把书法作业带回来给我看就好。”

故事虽小,但让人震动不小,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傲骨气就在此地!翁老师说,父亲有一条戒律:不要学我的字束缚自己,要博众家之长,笔笔到位。哦,说得多好啊,绝对是大度超逸!老话诚然不错——字如其人啊!

钱塘。落寞花飞远,多情露水冷。添香研墨更神伤。无奈江南,无奈好春光,无奈堂前旧燕,相看两茫茫。”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首词便是最早的《喝火令》,黄庭坚只是步其后尘而作了。

弄不明白的是,到了清代,《喝火令》突然火了,有一批词人对黄庭坚的原作进行了过度解读,并从中整出了什么“二仗三枪一叠一衬一应一破”之类的幺蛾子。更弄不明白的是,到了现今,《喝火令》居然成了诗词创作界最难、最热、最红的一个词牌,实在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好比到网红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吃来吃去吃不出什么特别来,但又怕别人笑你老土,只好“矮子观场,随人说好”了。

平心而论,《喝火令》的难写就难写在没有可平仄仄的字,平平仄仄,一个萝卜一个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因为写的人少造成的。至于什么“二仗”“三枪”之类,都是故弄玄虚罢了。就以“二仗”为例,这是要求上下阙的开头两句都用对仗,说是要普通不过的事。但又说两个对仗必须节奏不同,上阙212,下阙221。那就毫无根据了。其实这个词牌的唯一亮点只在于下阙的“摊破”,如黄庭坚词中的三句“晓也”便是。

为此,借用《喝火令》这个词牌,写了一首内容是关于“喝火令”的,作为本文的结束:

用尽洪荒力,修成碧玉喉,倚声长咏竞风流。山谷集中神品,沧海酌蠡求。韵律为枷锁,音声作楚囚。一杯红焰溯源头。所谓三枪,所谓仗须谋。所谓衬应摊破,统统没来由。

母亲您走了,我一把没拦住……您在呢,在我心中!

爹从小到爹,爹从来不夸我。可娘说,爹在人前常夸我。

空巢老人他想给儿子发个微信,说:“想你了,还有孙子……”但最后还是放弃。365天,天天如此!

玄孙与太婆两岁的玄孙,倚在太婆身上,小笼包似的双拳,在太婆背上起落,小脸涨得通红通红。太婆坐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微驼的背,挺了许多!

恋你在身边,满眼是你;你在天边,满心是你……

祖国2017,父亲走了;2019,母亲走了。只要你在,我就不是孤儿……

随感一束

渔翁

《喝火令》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牌,在全宋词中唯见一首,那就是黄庭坚的“见晚情如旧”。这说明它除了普通,还十分冷僻。黄氏的词是这样写的:见晚情如旧,交疏分已深。舞时歌处动人心。烟水数年梦觉,无处可追寻。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便愁云雨又难禁。晓也星稀,晓也月西沉。晓也雁行低度,不会寄芳音。

现存词谱的两大权威《词律》和《钦定词谱》中都对这个词谱作了简单说明。《词律》说:“后段比前,多‘晓也’二句九字,按此调前后相同,不应中多二句,恐前有脱落。‘梦魂’当是‘魂梦’,则可断句与后结相同矣。或谓前后自是各异,前段原于‘数年’分句,‘梦魂’下乃七字句耳。然观两起处相同,而‘无处’下五字,与‘不会’下五字,亦合,当以‘魂梦’为是。”《钦定词谱》只是说了黄庭坚这首词见于哪部集子,其他就没说什么了。而在另一部更通行的《白香词谱》中,干脆不予载录。从《词律》的说明,我们对《喝火令》可以作出如下的判定:这个词牌的唯一依据就是黄庭坚的那首词,而这首词的上阙可能有所脱误。至于这个词牌的格律十分严格,那是因为没有其他作品可以互参造成的。

关于它的来历,只有一段于史无征的类似民间故事的传说,说是南唐状元伍乔冒死为美女喝下一杯冒着烈火的酒,最后抱得美人归的故事。所以“喝火令”的喝火,就是喝火酒的意思。故事中又说,后来这位美女写了一首词送给伍乔,词曰:“寒草斜阳暮,秦淮月转廊。靡靡靡色照海棠。不识巫山雨,夜夜梦

父亲有一位日本女留学生,暑假要回国探亲。临行前问我父亲要捎带些什么回来?我们都渴望有个大彩电,自己出钱购买,可父亲断然拒绝。他严肃地说,父亲要有国格。他对女学生说,只要把书法作业带回来给我看就好。”

故事虽小,但让人震动不小,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傲骨气就在此地!翁老师说,父亲有一条戒律:不要学我的字束缚自己,要博众家之长,笔笔到位。哦,说得多好啊,绝对是大度超逸!老话诚然不错——字如其人啊!

钱塘。落寞花飞远,多情露水冷。添香研墨更神伤。无奈江南,无奈好春光,无奈堂前旧燕,相看两茫茫。”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首词便是最早的《喝火令》,黄庭坚只是步其后尘而作了。

弄不明白的是,到了清代,《喝火令》突然火了,有一批词人对黄庭坚的原作进行了过度解读,并从中整出了什么“二仗三枪一叠一衬一应一破”之类的幺蛾子。更弄不明白的是,到了现今,《喝火令》居然成了诗词创作界最难、最热、最红的一个词牌,实在想不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好比到网红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吃来吃去吃不出什么特别来,但又怕别人笑你老土,只好“矮子观场,随人说好”了。

平心而论,《喝火令》的难写就难写在没有可平仄仄的字,平平仄仄,一个萝卜一个坑。前面已经说了,这是因为写的人少造成的。至于什么“二仗”“三枪”之类,都是故弄玄虚罢了。就以“二仗”为例,这是要求上下阙的开头两句都用对仗,说是要普通不过的事。但又说两个对仗必须节奏不同,上阙212,下阙221。那就毫无根据了。其实这个词牌的唯一亮点只在于下阙的“摊破”,如黄庭坚词中的三句“晓也”便是。

为此,借用《喝火令》这个词牌,写了一首内容是关于“喝火令”的,作为本文的结束:

用尽洪荒力,修成碧玉喉,倚声长咏竞风流。山谷集中神品,沧海酌蠡求。韵律为枷锁,音声作楚囚。一杯红焰溯源头。所谓三枪,所谓仗须谋。所谓衬应摊破,统统没来由。

母亲您走了,我一把没拦住……您在呢,在我心中!

爹从小到爹,爹从来不夸我。可娘说,爹在人前常夸我。

空巢老人他想给儿子发个微信,说:“想你了,还有孙子……”但最后还是放弃。365天,天天如此!

《春申旧闻》指瑕

祝淳翔

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书中收有一文,列举其赏爱的上海掌故书,“前有王韬《漫游随录》,郑逸梅《淞云闲话》,姚公鹤《上海闲话》,王揖唐《上海租界史》,而以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为最完备。”随即指出:“近有陈定山《春申旧闻》,文笔、取材、见解,都高人一筹,可说是这一类随笔中的白眉。”可谓推崇备至。

曹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繁盛,但我总觉得他所谓掌故书,概念过于宽泛,如《漫游随录》严格来讲是游记,王揖唐编的《上海市租界问题》属专门史,而《上海市大观》则近乎指南类,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掌故书。

至于《春申旧闻》,名头确乎不小。1950年代,曾在叶明勋所办台北《中华日报》副刊连载,一纸风行,销量激增,使这份本来仰仗台南版的报纸,“自《春申》发刊以后,北版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转载”。不久便出了单行本,依旧畅销,乘势又写了《春申旧闻续》《春申续闻》。影响所及,几乎无远弗届。最有名的例子是,台湾作家李昂女士1983年发表轰动一时的小说《杀夫》即由《春申旧闻续》之《詹周氏杀夫》篇中汲取了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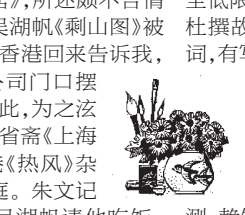
然而正如亦舒所言“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凡事皆有双面性。该书甫一上市,就有人在港报写了评论文章,然其言辞却并不那么友好。

文章共两篇,前后在报间刊发三次,总的字数近两千字。先是1957年7月5日、6日香港《大公报》刊登《谈〈春申旧闻〉》上、下篇,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谈及撰文缘起:“友人从春申来信,托买陈小蝶所作之《春申旧闻》。……余为某君访此书于书坊,不可得,闻曹聚仁先生言,系台湾出版,故港中无售。昨日有友人

腹便便,与十年前不同,又能请客,真出陈小蝶意外矣!”

7月13日同报,又刊出该作者《再谈〈春申旧闻〉》一文,竟是余怒未消。这次他搬出一位久居上海年近九十的广东某老辈,称其“熟于沪上掌故”。此公读罢《春申旧闻》,向作者笑曰:“此人胡说八道,于沪事略知二三,而喜无中生有,所谓‘谈旧’,殆欺人耳。”作者深有同感,称“此书诚为谈上海掌故之最下乘也”。遂举“近日上海文化出版社出《上海旧话》二册,第一册为赫马所作,即徐卓呆笔名,此书最佳。第二册郑逸梅作,错误之处仍多,然较之陈小蝶之作高出万万也,至低限度二君之作皆据事直书,不杜撰故事,不攻击私人,又不作谩词,有写作道德”。陈氏所作则讹误多矣,如“谓杨乃武事情大白后,西太后召杨姐与小白菜入宫云云,尤为荒谬绝伦,直欲欺骗天下人矣!”又书中谈吴芝瑛收葬秋瑾,“几罹不测,赖铁良、端方、寿伯夔力护之”。作者对此嘲讽道:“此时尚安得有寿伯夔?伯夔乃满人寿富之字,寿富与其弟富春,于庚子事变外兵入京时,全家自杀,不欲辱于外人也。”结论是,《春申旧闻》简直一塌糊涂。

最后,揭晓这位毒舌的评论者,乃是在港报设有“听雨楼笔谈”专栏的掌故作家高伯雨。



腹便便,与十年前不同,又能请客,真出陈小蝶意外矣!”

《春申旧闻》指瑕

祝淳翔